



乡下爷爷 (小说)

□刘剑波

绘图
瞿溢

江海新韵

心语独诉 (组诗)

□曾令阳

春语秋歌

春天的桃花已藏在心底
风雨一次次来访
容颜依旧
芬芳在心中绽放

正向南方迁徙

漫天相思，已印满白色
素笺
醉人秘密，遇红梅深情
而歌

大雪之恋

向你表白
无遮无掩
寒梅也羞红了脸
一如天边喝醉了的晚霞

为千年的约定
我在寒冬里等你
麻雀也在窃窃私语我的
痴情

只要春色一次深情的凝眸
我愿把一颗真诚的心毁掉
化作祝福的霞光，随你
远航

晚春的书信 (二首)

□孙剑

透过阳台望去
春天已经完全打开自己
阳光越好的时候
那些花越开得飞扬跋扈
这个春天，憧憬的远方
属于奢侈的事物
我的山水册页
已经束之高阁
很多诗意图
只能安排在局部的空间
天空依旧蓝而高远
我只想静下心来写一封
信

你好，见字如见面
还有署名前的此致 敬礼

被草木洗净了的春天
就要往深处走了
看看晚樱，看看海棠
陪我们一起走过的春天
还有生活的片段
手机上划屏而来的
好消息或坏消息
各自保重啊
那些省却的会面和别离
有些只是小额的忧伤
有些清晰如摩崖石刻
我们眷恋和热爱的
也正是那一部分坚韧

从娘家回来的路上，淑玉又打电话给姨娘、舅舅和几个朋友，让他们来拿年货。

作为女主人，淑玉既周到地接待来客，又不冷落公公。她让公公坐到沙发上看电视，斟了香茶，剥了橘子，茶几上摆满精致的上海小点心。她是最讨厌来人在家里抽烟的，但她还是递给老爸一包软中华。

秀奎捧着茶杯，拘谨地坐在沙发上，心里暖洋洋的。他觉得来上海过年是正确的选择。他无法想象一个人在冷冷清清的乡下家里过年。他已经好多年没抽到中华烟了，心里痒得像有小虫子在爬，不过最后还是忍住了。

电视在播东方台的一个滑稽戏，一群上海大妈坐在那儿笑得东倒西歪。秀奎早年间跑过码头，上海方言多少懂一点，可是他没心思看，他的心思都在小孙子身上。

上午一到儿子家，秀奎最想看到的就是小孙子。可是小孙子去补习英语了，要中午才能回来。

淑玉一直在厨房乒乒乓乓地忙，中间还削了个苹果送过来。秀奎很不过意，他伤感地想，要是老伴还活着，一起到儿子家来过年多好啊。

12点刚过，门就被敲得咚咚乱响。淑玉从厨房里出来，嚷着，这小鬼从来不按门铃。

门刚开，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就闯进来了，那脸蛋，那眉眼，长得太像李煜小时候的样子了。秀奎赶忙跑过去。

淑玉说，快叫爷爷。孩子也不认生，天生对他有种亲切感，一声“爷爷”叫得他差点掉下泪来。

秀奎把准备好的红包递给小孙子。红包鼓鼓的，显得很有分量。小孙子把两只小手背到身后去，连声说，不要，不要。一旁的淑玉说，爷爷给你，你就拿着吧。小孙子这才拿过去，谢谢爷爷，谢谢爷爷。淑玉说，阿爸，让您破费了。秀奎道，头一次见孙子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

秀奎对小孙子说，大年初一爷爷带你出去放风筝好吗？爷爷花了两天两夜给你做了个大风筝。小孙子乐得拍起了手。

秀奎在边上喝了一声，杰克，

快回你房间做作业，不做完今天的作业，勿许出来。

秀奎有点懵，怎么取这么个名啊。以前听李煜说过，小孙子叫帮帮。唉，帮帮多好听啊。

杰克做完作业从房间出来，天已经擦黑了。淑玉已经把公公带来的年货处理完毕，李煜也下班回来了。

根据事先安排，全家人要去小区附近的饭店吃饭，也算是给秀奎接风。要动身时，杰克问爷爷，你想看看黄浦江边吗？淑玉说，等回来再看。杰克不愿，我要让爷爷现在就看。秀奎有点摸不着头脑，黄浦江离这很远吧。杰克说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口气像个人大。他把爷爷拉到阳台上，指着立在那儿的高倍望远镜说，黄浦江就在里面。

秀奎把望远镜套在眼睛上，一下就看到了灯火璀璨的黄浦江，看到了船只，浪涛，栏杆，和江边的广场，那些行人的面孔多清晰啊，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。他还看到了偶尔掠过的海鸥的翅膀，而这一切近得仿佛就在楼下。

杰克说，爷爷，大年初一我们去黄浦江边放风筝。秀奎连声道，好啊好啊。杰克又说，望远镜是爸爸给我买的，爸爸想让我当天文学家。妈妈想让我当钢琴家，我上幼儿园，妈妈就给我买了钢琴，等吃过饭回来，我要弹首歌给你听。

秀奎恨不得把杰克抱起来，就像抱小时候的李煜那样。李煜把菜单递给老爸，让老爸点菜。

秀奎正忙着给杰克变戏法呢。秀奎年轻时学过魔术，会几招，虽然很多年不玩了，但功夫还在。秀奎从衣兜里掏出三只红色塑料球，分别扣在两只碗里，然后指着其中的一只碗问杰克，里面有几只球。杰克刚才亲眼看到爷爷把两只球扣在碗里，于是回答两只。

秀奎说，你揭开看看。

杰克揭开碗，里面却是空的。杰克瞪大眼睛，惊奇得说不出话来。

秀奎说，看好了，爷爷再来一遍。

杰克目不转睛地看着爷爷将一只球扣进左边的碗里，另外两只扣进右边的碗里。

秀奎指着左边的碗问，几只？

杰克说，当然一只啦。

秀奎揭开碗，里面却是两只。

杰克再次惊奇得说不出话来。他用手背揉揉眼睛，怎么回事啊，是不是我看错了啊，爷爷再来一遍。

在爷孙兴致勃勃地玩这个游戏时，淑玉一直埋头玩手机。她的注意力完全被手机屏幕黏住了。

秀奎又来了一遍。这次杰克的眼睛瞪得比汤圆还大，不放过秀奎任何细微的动作。可最后还是猜错了，杰克很沮丧，但同时也成了爷爷的铁粉。他拉住爷爷的手，大声嚷嚷，快教教我，快教教我！

秀奎说，马上就要吃饭了，爷爷大年初一教你好吗？爷爷已经想好了，大年初一上午，我们去放风筝，下午教你魔术。

杰克拍着手，用英文说，good, good, very good!

爷爷，你会讲故事吗？

爷爷太会讲故事了，你爸爸小时候就是听我故事长大的。你喜欢听啥故事啊？

我喜欢听鬼怪故事。

咋这么巧啊，爷爷的故事可全都是乡下的鬼怪故事啊。

杰克喜不自禁，那我今天晚上跟你睡好吗？

爷爷说，那得你妈妈同意啊。

杰克对妈妈说，今天晚上我要跟爷爷睡。

淑玉从手机上抬起头来，依说啥呀？

杰克又说了一遍。

淑玉拉下脸来，依哪能跟爷爷睡呢？

杰克不高兴了，嘟哝着，我就要跟爷爷睡，我就要跟爷爷睡。

李煜打圆场，吃了饭再说嘛。点的菜全端上来了，给秀奎的上海老酒也好了，四个人开始吃饭。

淑玉说，阿爸别客气，随便吃，上海就是你的家啊。这话明显夸张了，但老爸爸爱听，觉得比喝进肚子里的热乎乎的上海老酒还暖和。李煜知道老爸爱吃红烧肉，特地要了个大份，还不停地搛到老爸面前的瓷碟里。

秀奎的碟子里已经有了一堆红烧肉了，秀奎搛了一块红烧肉放到坐在身边的杰克的碟子里，然后

又搛了几块放进去，快吃，快吃。

坐在对面的淑玉眼疾手快，站起来夹了一块红烧肉送到杰克嘴边，来，吃妈妈的。杰克一口吃进嘴里，边嚼边问妈妈，怎么不能吃爷爷的？

秀奎笑着说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李煜注意到，老爸脸上的笑，越来越僵硬了，可还一直挂在脸上。

淑玉又搛了几块，放进杰克的碗里。李煜把杰克的碟子端过去，把里面的红烧肉倒进自己的碗里。

就像戏台上冷场一样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谁都不说话了，闷头吃着。

李煜没话找话，老爸，我们安排您睡书房，委屈您老人家了，等明年新房子装修好了，就有房间了。

老爸摆着手说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

杰克说，我要跟爷爷睡。

李煜说，爷爷睡的是沙发床，两个人睡不下啊。

淑玉没说话，只是用筷子敲了敲碗。

到家快九点了。李煜把老爸领到卫生间洗澡。杰克在房间里缠着妈妈，要妈妈同意他跟爷爷睡，好听爷爷讲乡下的鬼故事了。淑玉不知怎么突然提到了奥特曼。淑玉说，你不是喜欢奥特曼吗？你有没有看出爷爷像不像一个怪兽？

杰克茫然地看着妈妈，爷爷不像怪兽啊？

淑玉用神秘的语气说，本来妈妈不想告诉你，可是为了你安全，妈妈还是想告诉你，爷爷其实是怪兽变的。你看着不像，这说明爷爷伪装得好。

杰克笑了起来，我不信爷爷是怪兽变的，妈妈在编故事。

淑玉信誓旦旦地说，爷爷真的是怪兽变的，妈妈啥时骗过你？

那爷爷是哪个怪兽变的？

爷爷是艾雷王变的。

杰克有点疑惑，艾雷王有很长的尾巴，爷爷怎么没有啊？

淑玉说，傻瓜，他会变啊，就像孙悟空，把那么大的金箍棒变成了一根绣花针。

杰克又问，那么，他会吃人吗？

淑玉说，只要不靠近他，他就不会吃人。你可千万不要靠近他啊，更不能跟他睡，要不，他会吃了你。(二)

老家赤岸 (散文)

□蒋琏

李堡这个地名有点土。《嘉靖维扬志·军政》记载，“李家堡”有“官一员，军五十名”。《海安县志》说，李堡古称“赤岸”，其地西接蜀岗，土高赤色，汉朝初年，吴王刘濞凿邗沟，自茱萸湾经海陵仓至如皋赤岸乡蟠溪，用以运盐。抗战期间，八路军129师师部驻太行山赤岸村，师长刘伯承盛赞“赤岸”二字。李堡为什么不干脆就叫“赤岸”呢？

李堡北乡原是黄海滩涂，遍布盐场，称作“灶”，“么灶”、“李灶”、“汤灶”、“八灶”，烟熏火燎，煮海为盐。

十九世纪中期海水东退，盐场废弃，始植元麦、大豆和蚕豆，比状元张謇发起的沿海垦牧早半个世纪。

民谣说：李堡人生得苦，出门九个四十五。望文生义，似乎生为李堡人是苦了一点。四十五里在农耕社会为小车(独轮手推车)一天的行程，三十里“打尖”。如皋、海安、栟茶距离李堡都是四十五里，九个四十五有拼凑之嫌，九为大数，九处城邑市镇，居于“九”之中心，苦中作乐，小中见大，透出前辈子人的自许与自慰。

李堡人把勤和俭做到极致。民国肇始，老镇称作“市”，商人自治，感觉膨胀。商会编有杂志，十六开本，售价大洋二角，我在何老先生处见过。杂志上的政论文章出自如皋师范老校长、乡贤仲介之先生之手，论中日必有一战，言之凿凿，慷慨激昂。何老先生的散文描述春日赛马，

长犯难如何处置，来了送货下乡的货郎担，以蛋易物，换什么又是一番纠结。最终一枚鸡蛋换了一根针、一只顶针和一框线，缝好了队上的麻袋，欢欢喜喜送公粮。

《一只蛋》打着时代的烙印，却也冲破了“三突出”的樊笼，显露出人性的丰富和温暖。

打着时代烙印的还有李堡人民剧场。

1958年“大跃进”，李堡盖起了有史以来单体体量最大的建筑人民剧场。剧场里的木条凳可以坐1000人，开大会、演大戏，有了风雨无阻的好去处，乡人的幸福指数大幅提升。“文革”之后，李堡剧场接待过好些个国内知名演出团体，京剧越剧黄梅戏，名角联袂而至，都是连演几场十几场，场场爆满，喝彩声震耳绕梁。按今天的标准，李堡剧场从落成那天就是危险建筑，拆庙拆来的檩条长度有限，一榦梁要接三四处，用铁件铆接。后来条件好了，梁上挂吊扇，常有锈蚀的铁屑掉落头上肩上。再后来条件真的好了，建起一处弘文大戏院，人民剧场就此寿终正寝。

我的几个堂兄弟都是铁杆戏剧爱好者、票友发烧友，李堡建起全省(一说全国)首家乡镇文联，他们是戏剧协会和音乐协会的积极分子，京胡、二胡和三弦让日子变得滋味绵长。我有一篇散文《堂兄故事》，写他们的戏剧人生。另有一篇《小镇世邻》，写命运和世态，

中庸和努力。上两文发在《雨花》上。我还以《走出李堡》为题写过报告文学，发在《钟山》上。

海防公路李堡入口处耸立着一块巨石，上书四个大字，中国李堡，字以红漆髹之，煞是醒目。每次返乡，看到那四个字心里都起涟漪。把“中国”和“李堡”连起来，连成词组，是哪位乡贤官绅的神仙创意？又想，“中国李堡”词条提气，应该与乡人一以贯之的“苦”中作“乐”有关，追根溯源，与“赤岸”脱不了干系。

无须苦中作乐，李堡可圈可点处很多。

你可能不知道李堡出了几个文学院院长，几个作家，但你可能品尝过李堡麻虾酱，吃过李堡百页和老酵馒头。如果说麻虾酱和馒头百页登不了大雅之堂，那么，红色文化呢？人民解放军序列里至今还有威名显赫的“李堡连”。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呢？剪切机床智能机电呢？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呢？

子不议母丑，狗不嫌家贫，改变不了穷富，子女应该让母亲展颜舒心。人问我哪里人，我说我是李堡人。定居海安县城几十年，我从来不说李堡是我的故乡，李堡是我永远的家乡。

作为地名，“海安”大方，“塘”文静，“赤岸”旖旎。“李堡”是土了一点，土得本分，土得实在。我不会说我是赤岸人，赤岸两个字只会想在心里，偶尔出现在梦中。老家赤岸，赤橙黄绿，惊涛裂岸。

沙地 (二首)

□宋一枫

沙地

毕竟一粒泥沙
干涸的深谷
或是玛尼堆上石头的风化吗

狂风之后稀有的淋漓
挣脱了山体故乡

信

给白云，给山川，给河流
开头还是那句熟悉的

安下了家

月亮湾的海

海滩，几乎没有任衣衫
眼睛里就是裸裸的影子
密麻而细腻的沙泥
泥螺爬过缕出生命的曲

线